

花 鋼

安德烈·斯梯著



文学小丛书

網

花

安德烈·斯梯著

任起莘等译

7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107 字数37,000 开本787×1092 耗 $\frac{1}{50}$ 印张 $1\frac{19}{25}$ 插页2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册

定价(2) 0.14元

前 言

安德烈·斯梯生于 1921 年，是法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一名出色的青年战士。在近十几年来的争取法国独立自由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历次斗争中，他一直站在战线的最前列和阶级敌人作顽强的斗争，因此他曾两度被法国反动政府非法投入桑德监狱。他现在是法国共产党候补中央委员兼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的总编辑。他的犀利有力的社论经常使反动政府狼狽不堪，无法置辩。

他的文学生活开始得相当晚。1949 年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同志们，记住矿工这个字！》。他在文学方面的努力全是为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伟大目标而服务的。他的第一部小说集的主题是描写觉悟最高的工人阶级矿工们的英勇斗争和雄伟气魄。第二部小说集《赛纳号出航了》是为了反对法国在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1951 到 1953 年陆续出版的长篇

小說三部曲《第一次冲突》是1950下半年法国全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缩影，并显示了法国人民必将胜利的远景。1952年，他还出版了《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阐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和创作方法。

我們在这里所收的三个短篇，第一篇《鋼花》选自他的第二个短篇小說集《賽納号出航了》，第二篇《表》原载《人道报星期刊》总第407期，后被收在1956年出版的《幸福問題被提出来了》里。第三篇《他們是怎样战胜謝霍姆的》是从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說集《同志們，記住矿工这个字！》里选出来的。

这三个短篇都围绕了一个中心，就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和优良的品质，以及党在各个战线上的英明领导。

編 者

目 次

鋼花	1
表	36
他們是怎樣戰勝謝霍姆的	65

鋼 花

真太好了，又有了工作！

天井里，兩行花坛，花朵兒已經含苞待放，六個伙伴又在這兒花坛中間重新聚首了。風在刮着，吹動了一直壓到眉心上的小帽和鴨舌帽子。他們拉了拉手，互相瞧瞧，懷着一肚皮的好奇心。半個月來，大家腦子裏面翻來復去，轉了多少念頭。現在大家都想在別人面孔上看出每人在這一段時間內的情形。

老雷宏半玩笑半正經地說道：“霉氣熏天！”

鐵門瞧上去似乎比往日閉得更緊了。老雷宏上去用肩膀頂開了門。討厭的風跟着他竄進了冷冰冰的工場，吹得一塊爛木片在黑磚地上滿地打滾。

“大伙兒趕快呀！門又要關上了！”

他們跨過鐵皮門檻，跟在他後面一齊走了進去。在脫下衣服之前先瞧瞧有沒有什麼變動。

“得弄塊抹布來擦一下。”

手指摸着一根松弛的皮带，掠去那到处蒙满了的铁锈尘屑。

别耽心，“风”会把所有这些都扫得一千二净，还捎带上大伙儿的耳朵……

这倒是真的，风，怪模怪样，到处肆虐。无需乎客气，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工场，地面上铺的全是一块块褪了光彩的长砖，上面交差着铁丝，屋顶盖着波浪纹的铁皮。穿堂风在这一切中间到处乱窜，因为壁缝上弥填的水泥年代久远，这儿那儿剥落了不少，两头钉在洋铁皮上也留下了斑斑点点的锈洞。风在每一个角落里面颤斜、呼啸、低唱。他们这样蹑手蹑脚轻轻地向前走着，要走过去看个明白，每一步都带着好奇的心理，象小学生假期结束后重新回到课堂里来一样。提起假期，啊假期……风把洋铁皮卷起了又摊开，轟轟隆隆就象对院后台在那儿做雷响的声音。

东东嘻笑道：“天啊。”东东是个学徒，他一週只做一天工，每星期四来上工，其余几天都去上学，那天碰巧是个星期四……

老白纳尔问道：“什么？天哪！”他一面说着，一

面把那付破烂得一道道裂縫东捆西扎的鉄絲边眼鏡架到鼻上，为的是瞧得更仔細一点。他頓着脚，那风到处卷起砂石、廢紙、树叶、一圈圈螺旋形的刨花和旧鉄皮、老板园子里的枯草茎，掠过他繩打的鞋底下面。工場，你不妨說它是在风上面打下桩子建筑起来的。四围，紧貼地皮处，透漏进一大圈阳光，照映出一大圈鉄锈粉屑。看上去，这间屋壳簡直是一口大鐘，一頂风帽，叩在工人、台架和老旧的机器上面，风如入无人之境，你的两只脚永远是冷冰冰的，泡在冷水里走路一样。

“它准会把什么都洗刮得精光的，对不对，白納尔？”在周围这一切的中心，一只旧火爐，滿目疮痍，依旧擱在那兒，那簡直是一块道道地地的布告牌子！天气并不热的时候，最讓人觉得冷冰冰的莫过于熄灭了的火。现在是四月天，还不能說……火叉子横在地上，活象一条死蛇，因为会出主意的白納尔給釘上了一枚銅釘算作是蛇头上的眼睛。两星期前离开的时候，用綠粉笔塗画在通气管上的东西都还在那里（通气管摇摇欲墜，瞧着不由得使人怀疑它怎样能够支撑着一直冒出屋頂，尤其是在这大风天里）：管

上塗画着的是勃魯姆^①的脑袋，撑着三根箭（你知道，那种帽子模样的小胡子和胡子模样的帽子）；然后是一颗带箭的心——准是东东的杰作——然后，一把镰刀和一柄斧头，斧头有点画到那颗心上面去了；然后，“上里尔去！”；然后，“明天开会！”——明天？几时才是明天？——下面，一段焦黄了的纸绳拴着同样焦黄了的一篇旧文章，还有一幅《工人生活》^②上的怪有趣的素描；因为，临走以前，大家把木片和垃圾一股脑儿烧掉了。所有这些东西都原封不动。可是，再看见时让你不免有些惊奇，一切似乎已经不很对劲了！老古董了！过时了！这年头，什么都过去得飞快，停工十五天工夫，变动得多厉害啊！不知是谁开了个玩笑，剪下一位身着游泳衣的漂亮少女，在背心上吐上一口唾沫贴在那儿？少妇的象已经发黄，一条腿粘不住向前挂了下来，翘着，脚尖反卷，一只乳房也一样卷成了一圈。

老板下来的时候，有时可以看见他带着尴尬面

① Léon Blum: 法国社会党创立人和前任总书记，1946年曾任法国内阁总理，1950年去世。

② 《Vie ouvrière》: 法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

孔向屋里瞟上一眼，可是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这火，与其说是他的，倒不如说是他们的。他们在炉子上面写着：“是的，我们的百分之二十五……总有一天要拿它到手！”这是故意写给他看的；后面半句必须绕到炉子背后才能看到，但是老板仍然一声不响。

加勃里埃掀起了那块裂成两半儿用一根粗铁丝捆扎起来的铁盖看了看，气味可不好闻……死灰……象只冷冰冰的大烟斗……让你感觉到一种荒凉的滋味。长管子里，风兀自呼呼地乱响，象在喇叭筒里吹着一般，扬起一阵白色尘灰，针刺样地扑在他们脸上；扑得他们满眼都是，加勃里埃赶紧又扣上了铁盖。

已经是三个星期前的事情了。老板波加尔把他们叫到办公室里去。六个人一齐去了。司机齐拉丁也在场，齐拉丁有时开那辆小卡车运送零星货物，有时碰到波加尔和别人一起坐车，亲自驾驶会影响谈话的时候，他也替波加尔开车。办公室桌上一个茶盘，里面放着各色开胃美酒，等候他们来光顾；茶盘后面，老板已经坐下来。在这种场合下面摆出这些开胃酒来，真是不折不扣的他的作风，他要宣布些什

么，大家心里也就有些捉摸着了。……

有时，他甚至还請他們中間的这个或那个上他家里去喝一杯，要不就是請他們星期日中午帶着老婆兒女一起去吃頓飯。他說：“我們这些人要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千万別象在那些大厂子里似的。”除了雅克，一个共产党员，都尔古恩^①整个地区的工会書記，除了他以外，其余的人誰也不敢不接受邀請，尽管在老板那兒作客常会使你局促不安；你感觉到不是和自己人聚在一起，因为一个老板，随你下多大修养工夫，你总忘不了他是老板。尽管那位系着白围裙的波兰女僕捧上来的吃食多么可口，你脑子里仍免不了有一种印象：吃下去的东西是賞給你吃的，結果搞得連說話也压根兒打叠不起精神。两道菜中間，大伙兒默默无言，为了找点事情做做，就假装十分发生兴趣地东看西瞧，可一面还得留神不要显得过分好奇，于是你这付窘相在白色大理石壁爐上方的着衣鏡里須眉毕露。同时，讓这个姑娘伺候你吃飯也是一件怪难受的事情，說不准她比你还有錢，比你还

① 都尔古恩是法国北部諾尔省的一个城市。

多念几年書哩……因此，“行了，您別忙着張羅了吧！”這句話几乎要随时脫口而出……

波加爾說：“这一次，万事完結，我的定貨冊子上已經一无所有了。”接着，一連串的話，說这种情形对于他如何如何。他說上这一大套，究竟是誠懇的呢还是假的呢？誰也不放在心上。反正这又改变不了事实。此刻，大伙兒心里惦记着的是自己的老婆，对老婆該怎么說好呢……这种警报已經不是第一遭兒……六个月来，常常眼看着只有一个月的工可做了；有一次，甚至只剩下十五天的工作了，后来幸而来了一批定貨，工場才勉强繼續开工。这些事情他們从来沒有对老婆提起过，可是这一次，只有八天的工，八天，希望已經少得同头发絲一样細了。开胃酒，这他媽的开胃酒，大伙兒喝起来跟淡水又有什么两样！有什么可說的呢？老板，他說不是他的錯处，說……他想要卸脫責任，別的还有什么！……一付內心負疚的面孔。大家从办公室的大长窗里望着都尔古恩的那些屋脊——因为这兒地势很高——望着那些工厂，还有运河、車站……那天正是那种阴惨惨的一天，簡直可以說是不見天日，一縷縷灰色的浓烟，是

湿空气里紡織厂噴出的肮脏的热气，搞得天不成天，尤其是当你心上明白在那些和这兒一样的别的厂子里，大伙兒也都表面上暫且干着活兒，实际里却都在等待……这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当……天也更不成天了，还有失业，失业二字又意味着什么呢？

以后，这十五天工夫，大家誰也沒有活兒。可是，別再費力去提那个了，事情既然已經过去，一笔勾消，不許再說！現在有一个月的工作可做，打今天开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屋外，鬧嚷嚷的就跟地獄一般，又是鉄片叮当声，又是鈴声。风刮倒了一輛自行車，捎带着把別的自行車也全都撞倒了。

波洛說：“是我的車。”

他看見洋灰牆脚边那輛破木头把手的車子，就認出是他的了。

“喂，‘天哪’，去把这些东西都归置起来！”

东东假装沒有听懂这話是对他說的。他可不大願意老是“天哪”“天哪”地送他这么个綽号。

沉甸甸的鉄門又打开了。要走出去，就得和扑面的狂风奋斗。

“从打仗前那些日子起就没见过这样大的风。”

在院子里，六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口袋里兜满了风，袖子鼓着，紧扭着，成了稻草人的两只袖子了。他们被风吹得跌跌撞撞，站也站不稳，活象正在跳一种奇形怪状的舞蹈……他们扶起自行车推到堆栈里去，风吹得自行车轻飘飘象柳枝编成的一般，随着他们飞跑。

堆栈事实上是一座洋台，面对着一道过道，过道一直通到老板的房子，甚至可以说是老板房子的一部分。在过道进口处摆着他们的柜子，工人們的柜子……“在自己家里一样”，就象老板的说法。大伙儿一齐把工作服往里面塞，有几个把小帽子也塞了进去，出门换鞋的人甚至把脚上脱下来的布鞋也搁在柜子里面；还有，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的公共财产：一付纸牌、三颗骰子、筹码、一本散成三部分的書，小角翘了起来，破烂得天下无双，黑光光油腻腻沾满車油，封面上是“反对……的大阴谋”，剩下的那截被撕掉了。白天，他们都在这里的时候，門是敞着的，任意出入，只有晚上他们走了才关上門，正象齐拉丁等他们一走就把外面的那扇門——老板院子里的笨

重大鉄門——也关上了一样。关上門后，他們中間不論那个将鑰匙装进口袋带走。

柜子前面是一道上了蜡的桃花心木楼梯，擦得亮閃閃，扶手的尽头是一个碩大的銅球，楼梯盘旋而上，通到老板的办公室里。雅克上去了，可是在伸手敲門之前，他犹豫了一会兒。

他和老板打交道时总有点兒犹豫。比方說，当他冲着老板叫“波加尔先生”时，他总觉得这当中似乎有些多余的东西，可是，又不能痛痛快快地叫他：“波加尔！”也不能叫他“路西安先生”。他也不喜欢老板那样叫法，叫他“雅克”……

喝开胃酒的那天黄昏，老板波加尔囑咐雅克讓大家先走。雅克想了又想，他征求白納尔的意見。

老头兒回答說：“我們知道什么？……也許是停工問題，工会方面的問題，你还是留下来吧……”

波加尔所提的問題十分含糊。

“雅克，你看不出有什么法子可想，打开一条路嗎？”

雅克，他知道么？說不知道却倒知道，是的，他

知道。可是，要給老板解釋可太長了。同時，這不是五分鐘內可以干完的事情，也不是光靠他們兩人辦得了的事情；再說……再說，今天晚上他沒有心思討論政治。他清楚地感覺到，廠子倒閉，那個人心里當然也很不痛快，這會子，那個人和他說話不象往常一樣，好象在尋求支援似地，可是，你說做人能不當心提防着些么？可以輕信這樣的印象么？雅克只聳了聳肩膀，雙手深深地插在衣袋里面，轉過臉去，從大窗口上望着窗外的都爾古恩，象在思索什麼，兩個人之間的空氣顯得特別沉悶。

“你知道，雅克，對我說來，這也是一個不輕的打擊。”

雅克不高興了，忍不住說：“這怎麼能夠比較。”

“我知道……可是瞧你的樣子是在怨恨我似的，你，發生了這件事兒，好象是我的不對，如果我能夠有一個雇用五十來名工人的廠子，那也罷了……”

說來說去，結果總免不了這一套老說法，“我是一個小本生意的老板，不象別的老板。”好了，當然！那末又怎樣呢？雅克忽地扭過身子，一聲也沒响。噫！那麼又怎麼樣？當他們提出什麼要求的時候，